

水痛與山前洗旱塵

讀李斯傳

常笑秦斯訴已忠豈知身墮趙機中沙立不負先王
託雖死猶能保霸功

盧處道處覓書

米家詩畫滿江舡月貫長虹夜色鮮欲識廣叔多蓄
意北歸分賜到諸賢

題塗水老人趙君璵詩卷

豪傑并門自昔聞僕來軒冕等浮雲瀟然獨老琴書
樂塗水看來只趙君
老鶴昂藏不受羈九臯心與野雲期翩翩不墜中郎
業又向詩書得蔡姬

廣武君李左車墓

廣武籌兵見未形規模儘敵漢威靈天其不奪成安
魄赤幟何由下井陘

早發銅梁

早指潯南二十城蚕沙充食葉為羹朝來夢覺梁門
驛幾處坊場聽鼓聲

春宮元日口號

日融欄檻狝金麗春滿松廊鶴禁深四海謳歌皇子
壽一年得拜老臣心

色目依班向殿趨入門一字並青蒲侍臣直上牙牀
啟拜畢分觴當大脯

數樽人立遠傳臚軋軋聲來啓左樞玉馬抱牽當殿

過一時肅拜不聞呼
沉沉蘭殿鬱穹窿一點前星現半空
事事首來臣分
裏中單奚取絳紗紅
暖烟宮殿歲華新入賀東朝異紫宸
內外百官皆便
服紫衣獨見海東臣
三薰來獻野人芹不謂芻蕘得上聞
銀研拓弓非所
覲庶馮春鐸振斯文
朝拜歸來戶晝扃小齋孤坐喜春晴
太平僅許斯文
致未礙明憲管墨卿

偶書

唐到開元極盛年見人說似即欣然
時時夢裡長安
道驢背詩成雪滿肩

在風聲何賴八公山

沛公洗足見鄴生圖

氣折狂豪一洗間要令游士吐嘉言初從沛長咸陽
帝此術施來第幾番

嗚然洗腆孰為賓中隱爰劉四百春一說便能延上
客君王肯效婦人仁

包拯綿區細故捐未妨操洗鄴生前一頓一笑非無
謂不似高皇氣馭權

落魄高陽一酒徒畧除邊幅展雄圖桓門堅忍須臾
去長為東山出此模

布褐昂藏七尺身不容春老酒壚空風雲慘淡龍蛇
際首識隆顏亦可人

書壬午歲十二月廿二日夢中所見

青山隱隱水悠悠，鶴蓋前頭列火篝。
江閣連延三十里，停鞭看處古昇州。

孫陽相馬圖 龍眠筆

昭王墓老秋蕪，合虞坂人歸暮靄蒼。
屈產何嘗無駿足，世間能有幾孫陽。

渭橋迎代王圖 龍眠筆

古人作事洞胚胎，盡到龍眠見大材。
勳破丹青揮洒意，英宗遂自濮陽來。

李臨城挽章

桂香坊裡桂時舊，爆竹聲中見孝心。
人道藏孫今有后，惜教含笑九原深。

榮歸亭

策勲自合畫麒麟，佚老榮歸帝里春。
開卷賦詩還自笑，滿纓塵土向時人。
身外功名弊履輕，一亭歸臥有餘榮。
分明昨夜南山獵，夢裏弦驚裂石聲。

再題胡列婦殺虎圖

丈夫不作屠龍舉，捷婦能成刺虎威。
試看五行參運化，二陰何處一陽微。
耽耽哆口摧天去，死死求生有若人。
寸鐵竟能伸義烈，大臣當國合橫身。
古稱政猛苛于虎，捕暴除殘惜壯圖。
蹀血兩坊王義俠，袖錐揮處幾於菟。

汗宅 全用張鬼事

皮骨皆為吻虎腴
鬼幽曾不悟當初
棘林夜黑相逢處
猶恐張張泣有餘

石鼎聯句圖

衡山何物老彌明
氣歷侯劉震驚笑
向半空盤硬語
火爐頭上把降旌

海上游談接大顛
禹邊聯句託軒轅
不須苦泥中間事
二者首來摠大言

渭橋辭謁圖

閃閃鑿輿擁大旗
八方臣妾效嵩呼
君王莫以來同喜
衛霍功成萬骨枯

周文矩畫金步搖官人圖

螭玉珠華兩翅排
髻高雙鳳拂雲來
玉笙合就新翻曲
恰值碧桃花正開

雪中同郡僚遊活泉

訟牒聽餘事未圓
日長誰辨枕書眠
出門偶作閑人計
踏雪來觀達活泉

淵碧澄泓一畝池
勝遊都在郡城西
潛蛟免致騰雲潤
歲歲分香入稻畦

取東坡夏竦餅餌香之例也

雪窓無寐

夜深雪晃客窓明
更比西樓月色清
老大看書無眼力
偃然倚枕數寒更

早秋夜坐

候虫唧唧掩荆扉
落索瓜蔓滿敗籬
涼氣已隨新鴈

至小齋燈火便相宜

飲醯圖

一勺儘調鼎味三升鼻吸誠難翁不去為卿相何人
禁此辛酸

江南道

閩越自方千里冥冥海角天涯野竹疎梅沙路江邊
到處人家

早起效三五七字格

東方明清風發白露下無聲 步久寨侵襪撫楹歌
罷酒微醒月明滿地蘆花雪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四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五

書

上

世祖皇帝論政事書

臣近蒙禮部符承

中書省劄該憲臺欽奉

聖旨召臣輝馳傳赴

闕庭者臣輝伏自欽承

明命夙夜祗懼不知所為意者憲臺過舉俾備

顧問庶有所發明因自忖量 國家之事日有萬

幾非愚下所能識然臣自中元迄于今日久叨仕

進區區管窺不無一見輒敢以時務所宜先者數

事昧死上

聞臣聞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必定制畫法傳之子孫俾遵而守之以為長世不拔之本欽惟

皇帝陛下聖文神武以有為之資膺大一統之運長策撫馭區宇民數遠邁漢唐其所渴者特治道而已然三十年間勳精為治因時制宜良法美意固已周悉今也有更張振勳講明畫一若懸象而昭布之使臣民曉然知其法之所以豈不便哉故臣以立法定制為論治之始一曰議憲章以一政體傳曰法者輔治之其一曰闕則不可君操於上永作成憲吏承於下遵為定式民曉其法易避而難犯若周之三典漢之九章是也今

國家有天下六十餘年大小之法尚遠定議內而憲臺天子之執法外而廉司州郡之法吏是具司理之官而無所守之法猶有鑿而無藥也至平刑議斷旋旋為理未免有酌量准擬之差彼此輕重之異臣愚謂宜將已定律令頒為新法或有不通未行盡該者如累朝聖訓與統中迄今條格通行議擬參而用之與百姓更始如是則法無二門輕重適當吏安所守民知所避而難犯天下幸甚二曰定制以抑奢僭夫制度者明尊卑別貴賤法天道而立人極也故古者衣服飲食與馬屋廬皆有恒制至于庶人僕妾其禁尤嚴惟在君人者制節墓度率先化下為務何則上之動靜為人勞逸之

本上之奢儉為人富貧之源可不鑒哉欽惟
皇帝陛下臨御以來躬先儉素思復淳風如輕紵衣
而貴紬繒去金飾而朴鞍履至衣服等物銷織鍍
呀之類一切禁止以奉行漸遠不無弛緩今也臣
民衣飲踰于公宦婦女衣着等物貴賤以致聘財
過于卿相男女不能婚姻正以用之無制僭越暴
殄有不能供億者故物價不得不踴而貴錢幣不
得不虛而輕上下困弊日甚一日假若巨室之家
親屬奴隸衣飲一切自有等差若例而一之寧不
困乏臣愚以謂宜一切定奪大行禁止使民志定
而不少僭越用既有度物自豐饒恐亦實楮幣殺
物價之一端也三曰節浮費以豐財用夫一世之

財足周一世之用不必專豐其財去其害財者可
也今國家財賦方之中統初年歲入何啻倍蓰而
每歲經費終不阜贍者豈以事勝于財過有所費
故也為今之計正當量入為出以過有舉作為戒
除饗宗廟供乘輿給邊備賞戰功拯荒歲外如冗
兵妄求浮食冗費及不在常例者宜檢括一切省
減以豐其財財豐事勝食足氣克以攻則取以戰
則勝以柔則服將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獲古之
善為國者君不必富富藏于民故用雖多而取不
竭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且財非
天來皆自民出竭澤焚林其孰禦之但力屈財殫
非所以養民而強國也昔亡金世宗諸王有以不

給而請告者世宗曰汝輩何騃殊不知府庫之財
乃百姓之財耳我但總而主之安敢妄費迄今稱
說以為君人至言可不鑒哉四曰重名爵以攬威
權古人稱官爵謂之天秩王者代天爵人鼓舞一
世使天下之人奔走為吾用者此也惟爵與祿不
輕以付人曰賢曰材乃能得之所以為礪世磨鈍
之具若得之輕則視之輕視之輕則人不重人不
重將見觀君子遠小人至此必然理也惟其磨礪
馭之權世主操于上不輕授人與當其材何患氣
之不振力之不竭事之不成者哉今四海一家權
宜假借之舉日漸踈濶正
國家收攬威權之時如近年委任稍重者固考其

素即授崇品激之建功立事固是駕馭英雄大權
苟非其人不無叨竊不安之懼今中外無事朝廷
宜重而惜之昔有唐使職或帶相御然止行見職
曾無分省實權五曰議廉司以厲庶官臣聞古之
善為國者不使人有怠惰不振之氣若作于心而
害于政苟非以德振起必湏度時宜本人情齊之
以法故得小大畢力上不勞而衆事舉今州郡之
官品流殺雜既無選舉甄別止循常資紛紛藉籍
聚散于吏部例得一官鮮不因循苟且以歲月養
資考而已欲望承流宣化趨事赴功卓有惟新之
政亦已難矣嘗觀漢唐之馭吏也能者增秩賜金
公卿缺則表之以觀其賢否者放田里而不事事

唐則召七品官以上集于闕庭親與訪問究得失而進退之然二者不過爵祿為勸爵祿極則意滿足意滿足則怠心生亦有無如何者故持斧直指採訪黜陟等使相望于道而本朝之舉高出前代比者廉司之設初氣甚張中外之官悚然有改過自之新念大姦巨猾致畏懾而不自安庸人懦夫將卓爾而有所立行無幾何法禁稍寬使監視者勁挺之氣不息而自歛聽從者奸弊之萌潛滋而復持恐徒易其名而不能革州縣之故習夫刑罰崇寬固自國家美政然分別善惡以示勸懲豈得專務寬恤昔亡金大定間尚書省奏順州軍判崔伯時受贓不枉法准制當削官停職世宗曰受財

不至枉法以習知法律故也所為奸狡習與性成後復任用豈能自悛雖所犯止于追官非奉特旨無復錄用以致犯禁者鮮此先事之明驗也今風俗澆薄遇有所犯苟免無耻臣愚為法宜稍重以權一時其要在人法並任精擇官僚優加吏祿憲綱既立公道大行官有作新之氣吏無餬口之虞我之氣既伸彼安得不振我之政既肅彼安敢或私所謂上行下效源清流長將見風采百倍有登攬澄清之望矣六曰議保舉以覈名實方今親民與參佐官莫縣令經歷為重縣令迺百姓師帥帥帥賢則德澤宣參署為一路紀綱紀綱振則政務舉今例出常流安取殊績臣愚以為若行品官保

舉法庶得其人其法品量舉止與所保者資歷相
應果皆兩可復精加磨勘無謬妄私意然後許令入
狀相小大之才授繁簡之任限以歲月如唐制釐務
出二百日者是也
課其殿最升黜舉主得人者受知賢之賞不職者
坐不當之罰舉官自然盡心受保者常恐相累如
此庶立功而寡過矣獻選尤宜施用此法何則江
南北至平定諒為不易凡所隸附秋毫無犯可謂
仁義之師只以調省調官賄而海放行省注擬尤
為濫雜侵漁掎克慘于兵凶至盜賊竊發指此為
名仰賴
天恩幸其無事今宜委官分揀以行此法其停草
人負不至罷黜者降之遠遠遡見職委有聲迹者

使之內遷亦激勸一法蓋漢唐五代迄于七金
皆遵而行之當時號稱得人然必須設設審官考功
等職專掌其事七曰設科舉以收人材方今名儒
碩德既老且盡後生晚進既無進望例多不學州
府鄉縣雖立教官講書會課舉皆虛名畧無實効
以致非常之才未聞一士州郡政治苦無可稱思
得大儒碩德難矣臣愚以謂不若開設選舉取驗
之速也夫進士選號歷代取士正科將相之材皆
從此出前代講之熟矣理有不可廢者若限以歲
月而考試之將見士爭力學人材輩出可計耐待
也論者必曰今以負多闕少見行壅滯若復此舉
是愈壅而滯也臣謂不然蓋科舉之設本以覈實

學而收多士清仕遂而息雜流庶得將相全材為
國論治道備大用也豈不愈于學校徒設汗漫而
無所成八曰試吏員以清政務前代取吏之法条
目甚嚴如宰相子辟舉令取充省雜終場奉人試
補臺掾品官子孫吏員班祗閣門等人出身者試
補六部令史夫令者明法令曰令史者通經史曰
史今府州司縣應用一切胥吏多自帖書中來官
無取材勢湏及此所習既凡聞見亦寡欲望明刑
政識大体務清弊革難矣臣愚以謂為今之計莫
若將合歲貢吏人以吏員法試之中選者仍許上
貢補充隨朝身役外州郡見役者從廉司以校法
試驗庶幾激之積漸肯學其月請俸給亦合定奪

能使得餬其口然後可責以廉何則今廉司專抑
吏權察非為少有貪鄙不計養廉即按而治之是
縱之竊而責以何益之為豈理也哉九曰恤軍民
以固邦本近命新省整治以來一切事務盡從簡
靜不可謂而治不肅而成者也中外熙熙然翁有拭目
太平之望茲蓋

皇帝陛下屏去奸慝保合大和嘉靖邦本專任責成
之効也然猶有當軫慮者夫為政之道政貴均一
不少偏重否則必更而張之使至公均被
國家且自黜襄陽以來簽取軍役蓋四舉矣將着
中物力等戶盡充軍站中間拋下上戶其能有幾
皆貧難下戶而軍興百色所湏皆仰供辦江南甫

下遭值前省和顧和易急徵暴歛侵漁不法又將
軍站閃下差稅不問多寡止除四兩餘者分洒見
戶其逃亡差稅又行每歲陪納數年之間編氓已
是靠損其小戶困苦不較可知臣以時屬方殷代其
輸差稅宜令蠲免涵養存恤小康若一旦別有征
求易為責辦其軍站戶富者至有田畝連阡陌家
資累巨萬丁對列什伍貧者日求生活有儲無甌
石田無置錐者今也不分難易一体應役又至元
十一年簽充到軍役者是都近下戶計當時起遣已
是生受臣愚謂俱合分揀定奪庶不致困乏逃竄
有悞臨時調不均之弊莫此為重十曰復常平以
廣蓄積常平倉設自至元八年隨路收貯斛粟共

約八十餘萬今倉廩久空起運具存甚非
朝廷拯荒恤民本意天朝常平法歲豐增價以糴
之則農重穀而敦本歲荒則減價以糴之故民倚
安而無菜色如往年定時估以平物價竟不克行
殊不若常平之有粟也蓋低昂權在有司兼併利
無專擅故也若復實常平倘遇凶歉出糴三二千
石穀價自平楮幣亦復加重且免賑濟破用軍國
正儲實為古今良法十一曰廣屯田以息遠餉臣
聞邊儲遠餉自古未有良法如飛輓負載賣爵贖
罪引種和糴未免弊困多不能行俱未若留兵屯
田為古今之長策也臣試以唐振武事言之憲宗
元和七年李絳言天德振武今豐州左右良田約四

千八百頃收粟四十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
緡茲非明驗歟今振武豐州界河兩傍除營帳百
姓耕占外其餘荒閑尚多若大治屯田自非水旱
田功稍集國儲必有所濟唐陸贄所謂緣邊土沃
而又荒所收必厚又近歲山後流移戶多將見拋
地土時暫借令營屯亦是一法富弼曾言此事及檢刮冒占
仍招募願戶者聽外邊屯已置營屯去處亦宜差
強果為國盡心有為能臣重與檢勘其間一切可
行未舉已行不盡者極人為而盡地力仍將迤南
一切置屯見開戶數併徙邊防以揀一時此急於
治外之意也十二曰恤撫畧以撫已有臣常聞老
子以恬淡為宗孔宣父戒及其在得二聖人垂教

以天理當然為言非徒設也欽惟

皇帝陛下聖神文武臨御天下三十餘年昭在天之
功接千歲之統三五已來未有若斯之盛其於
太祖聖武皇帝垂創之業可謂大集厥成然有其有
者安務廣德者強審今之勢譬猶蓄牧大家川量
谷計數已殷富正在收圍擇人芻豢得所而已如
此則牛羊茁壯日蕃而無耗不然罔恤見有又務
多得將見復求者未獲則已黷瘠而耗之可不惜
我伏願

陛下息遠畧撫已有以恬淡為心以在得為戒願養
聖壽配天無極此

宗廟神靈四海臣民之願也臣又嘗觀天地之氣

四時行萬物生皆自然而然又其升降止三萬里之中其範圍不出三十萬里之內餘則混淪芳疇雖聖人有置而不論者伏惟

陛下憲天體道裁成輔相功已不能殫紀尚何言而何慮哉十三曰感和氣以消水旱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且以強勝為戒我

國家以神武戡定海宇日月所出沒霜露所霑墜莫不臣而主之然地廣物衆不無孽芽其間故三十年之久十有餘舉如征大理雲南渡鄂渚平內難討賊瓊取江南破襄漢駕洋海下占城定高麗問罪交州掃清遼甸皆除暴固存彼動此應不得已而用之之舉也然士卒愁苦死傷暴露遠郡困

乏中外憂勞之氣不得不傷陰陽之和而致水旱之報是以聖人重之畏之故老子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比年以來水旱無時霜災屢作山崩地震變出非常奸臣柄用盜賊竊發百姓罄罄日趨于困臣常讀中元以來國書詔条未嘗不以生靈為念弃捐細故講信修睦以用兵為重此堯舜好生之德禹湯兢兢滿假之仁也願

陛下躬体玄默頤養

聖壽與天無極以初元之心為心以恬澹之慮為慮為民祈天禱命灾害不生禍亂不作使黎庶知其無好之心天地鬼神諒其不得已之意庶幾回天

哀眷易垂戾而為平和變荒歉而為豐稔歛時五福
敷錫庶民咸濟仁壽之域天下幸甚十四曰崇教
化以厚風俗自昔風俗美好由禮義所生今也禮
義既衰故日趨于薄一法出則衆奸作一令下則
百詐起何則民所欲而生者歲不加益我過為之
求者日有所增所謂救生而不贍矣暇治禮義哉
有司釋此不念每以厚風俗為務如孝行 復役
節婦有旌議婚媾立學師表淑慝忠臣義士歲有
常秩之類非不家至戶曉然終無分寸之効者徒
文具虛名而已夫天下之事有本有末知所先後
則教立而化行臣愚以謂風化之行莫國家若先
以四教為本曰仁以養之義以取之禮以安之信

以行之何為仁父愛子育懷生樂業溫飮以養其
心何為義輕徭薄賦取歛合宜寬裕以暢其氣何
為禮上下有分無妄被辱誅責以當其功罪何為
信發號施令一出不易忱誠以明其約束是也而
前政者謂秦曹也曾不務此專以威虐肆心督責為令
取辦一時流毒四海不知陵遲偏設有不可救藥
至于今為厲者如逋負差徭有已蠲未蠲者貧難
軍人有已間未間者民出祗應不蒙撥降反覆償
其不應民辦和買雖蒙官還曾何數其元價杖行
重責不上大夫崇卑之品曾不少間悉被其戮辱
夫如是將何以責民心之近厚風俗之淳者哉而
惟其四者本立而天下有悚然廉耻之心而忠厚

後敦之以禮讓謹之以庠序觀之以鄉飲教之以
冠婚喪祭民將目擊而心諭安行而有得二三大
匡直輔翼之于工時從而振德之孰有子遺其親
臣後其君者哉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不曰風
恬俗美將安歸乎十五曰減行院以一調遣伏見
近者立行院四處蓋欲養兵力分省權而免橫役
然不可多設多設則一旦遇有調遣號令不相統
一至合而征苟進涉險難不肯併力一向以趨成功
况江嶺阻隔動輒數百里賊去此而盜彼即欲加
兵則曰我已降于彼此緣知會已殺掠而去如向
者鍾賊是也其在江西我逐而出境即脫而不視
其在福建復逐而出境亦坐而不問以至朝廷專

差重臣會三道之兵總統于上才方勅絕臣故曰
不可多立者緣此也雖止設一院于江州地既酌
中號令四出復命

皇子震統于上使跨有江淮遙制兵勢將何衝而
不折何令之不一哉誠為簡便十六曰絕交貢以
示曠度夫邊方小國外示臣屬內實觀望我以臣
彼往輒譎來何則恃其險僻昧夫天理而懷苟且
假息之念故也非脩文以來易以計破難以兵碎
也今交趾漢數郡之地耳數年之間雖貢奉倂來
終未稽顙

闕下款輸誠未今年狂一犀象明年獻翠具若干
是皆我物藉為已有調書詞延歲月而已此最不

可信者昔漢文帝却千里馬詔郡國毋令來獻而越王尉他曾未幾何怨艾自新去號北面終其身內屬正以德禮懷柔然尔臣愚以謂彼之交貢自今宜辭而無受則我之所得者有三不寶遠物示以曠度一也鱗介之屬巨測淺深不知我之虛實彼用自絕使私計內窮二也又使駭夫

天子明見照萬里之外畏天事大之心庶有以自

省其曲直所在三也刺竹藥等綴則津行奸詐急利曲盡服從下公卿而

集議以付有司臣之所言雖至淺近然當

陛下無忌諱之時遠被

寵召無一言補報絨默旅退豈惟自棄大負

朝廷虛求之心願臣庸愚何足重輕萬一片言而

有可取使四方大賢大德之士聞之曰如臣者且蒙採擇將詭詭而來皆為

陛下用矣臣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臣惓昧死再拜墓言

上御史臺書

至元五年十月日前林脩撰王惲言蓋聞御史周官也其職蓋贊書受法令秦漢以來乃副貳丞相任耳目司察之寄唐制二臺左以糾朝政右以繩郡縣職非不要責非不重也至于天下之大奸郡國之大豪時務之得失生民之利病京官之迭居內外郡吏之歷事臧否莫不劾視按問以之定功罪而當罰不待稽覆證左會有失寔而抵坐之也是以天下之人端

熾焉凜凜焉惟恐有毫髮註悞風聞疑佞名絳憲章
至于顛越不恭者蓋千百一而已故朝廷清而萬事
咸理遠近一正而奸邪屏跡矣哉

國家列聖相承重燮累洽奄宅區夏垂六十年迨
聖天子登極典憲日新百度其舉于是建臺司置僚
屬蓋將示公道抑澆私折奸萌救內重之弊也切惟
風憲終日古今一致也強宗豪右田宅踰制凌弱暴
寡二十石刻損政令不恤疑獄倍公向私侵漁百姓
苟阿所愛蔽賢寵瀆通行貨賂選署不平此漢六條
之制也唐之目四十有四今不具見雖繁簡不同以近
事攷之或有可詳若聽覽未克袞職有闕弥縫匡救
之者不敢後也中書政本機務所出整肅糾繩之者

不可闕也官或負未得其人擢任薦升之者不可
也宗劾之權內外惟一強禦巽懦之際不可異也
大臣當任責也返循理而無所建明小臣當奉職也
或僭越覬覦微倖而至於臣門如市請謁公行名器
大權假授失當學校久廢以為非所急而起青衿之
譏賢材在下以謂不必用而興白駒之嘆選部無法
徇情故而害至公鄉原賊德亂朱紫而敗俗化守令
不職怨黷交興刑罰失衷手足無措胥吏舞文而亂
紀群小告訐以成風服色僭越尊卑無章工技淫巧
交靡日蠹將帥狃于培克而邊防弛上下習于垢亂
而積弊深若是者皆國家之急務臺諫所當亟言
而不可後者也今

聖天子體國子民度越百代大經良法志在必行然以今觀之臺憲一司整綱頓紀所以肅清內外其可不申明大體姑務毛辛細事苟以塞

詔命而已耶然未易有以一二言者試以其事之切于今者明之凡臺之所糾擿者皆百官有司踰于法之外者也今承積弊之後法制未完品式未具官無定資人無定分數年以來抵法冒禁者人人皆是也舉一而遺其九是九者幸免其一者豈置于理亦未能服其心也何則蓋其罪均而刑殊懼于法者少漏於網者多也若欲人人而劾之內自京畿外及州郡極行之間園土之內將不勝其繫者矣異日法之不行二者必居于此古者大弊之後必有更始之制然

後法得以行莫敢犯故能洗舊染之污而成維新之化果克若斯善之善者也其或不然當奉其大而遺其細大者伏其罪而小者粟矣若張綱之埋輪陽城之伏閣貴戚歛手若鮑中丞金吾瞻落如溫御史如是則吾之法行矣今中外大小百司于未立法制已前其奸賊不發者不可以枚計此朝廷有識之士所共知共見者也制立之後有畏罪懼法改而奉公為能吏矣亦有狃于故習未能盡革少有贓私而輕者矣極有怙奸自終長惡不悛觸冒公禁無所忌憚姦私狼籍者矣所謂人人不能劾之者蓋謂此也如能區別其類刊去其太甚者董勅懲艾其情輕者革心而奉公為能吏者宜皆褒異獎顯堅其自新之心如此

則賦私者去矣。雖然事猶有可慮者。賦污雖去。內外闕負者必多。而事有曠矣。必欲備官而無曠于事。其法有五。曰科舉。曰吏負。曰門廕。曰勞效。曰選舉。其四者前代遺法。具在。舉而行之。則辦矣。獨選舉之制。舊例雖存。擬之當今。權宜節目。固有不同。今日選舉之法。子孫弟姪。其材可備用者。皆得預選。所貢者。賢舉主。當令內外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不拘親故。門下及當以次。旌擢所貢者。不肖與減等。致罰。使不得預京官之例。此五事。既行。付之吏部。定為選格。所謂去前之惡。收後之善。承其之備。其曠使選舉有例。品節有章。朝廷無可指之瑕。不惟法制一定。後世有所持循。使天下微倖。覬覦非望。無行之徒。將不草而自去。

矣。今憲司既建。所當行者。其目甚多。然切于今者。獨此五事為要耳。所謂一代之制。綱舉而衆目張者矣。伏惟二三賢執事。天挺高明。剛而不撓。忠言謹論。洞達政體。毅然以大節任天下之重。蓋素所蓄積耳。而復內貳鈞軸。外領雄藩。山立揚休。坐鎮雅俗。底柱乎頽波。風稜肅乎霜簡。見諸行事上為

聖天子所知。非一朝一夕。是可謂據得致之位。又有可行之資者矣。若憚也。草茅一介。遭遇明時。遠達朝廷。蓋八年于茲。雖越在草野。乃心未嘗一日不在王室。今復蒙拔寵召。拔起于泥塗之中。犬馬之力。思以所報効。而媿其孱弱不材。然愚衷內激情。有不能已者。敢觸犯忌諱。贊狂瞽。以獻冒瀆尊威。不勝戰懼之

至

上張右丞書

中統元年冬十一月朔布衣王惲謹齋沐頓首再拜
致書于右轄相公閣下夫布衣窮悴之士混閭閻之
下處崑穴之間欲底行立名非附驥尾而託青雲之
士惡能施于後世哉昔夷齊讓國之賢君也在彼則
僻處海濱在此則晦迹中國周武北伐二人相與叩
馬而諫太公以義士扶而去之時人未之知也及宣
父贊之曰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人故得名繫星斗
望隆蒿華奮乎百世之上通乎千載之下其名日益
彰矣此太史公所以感激而傳之也向非夫子表而
出之吾知其寥窅寂寂西山一夫耳又焉能蕪頑

鄙而厲懦夫者哉惲衛人也生于窮巷之中長于蓬
茨之下意廣才踈無所肯似徒以欲罷不能之心雪
其窓螢其几蟬蠹書史自娛自愈而已其于聖學之
蘊治國平天下之術懵不知也以故年近不惑而無
成于一藝迹混常流而不登于士林傳曰四十五十而
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僕每讀至此未嘗不廢書
長嘆傷歲月不我與也于是中夜興起徬徨四顧思
得出大賢之門脫囊中之穎攀逆駕附驥尾固瞠乎
其後矣庶幾碌碌因人成事免夫湮滅無聞之耻方
今聖賢在上治具畢張朝廷清明百度改正內都省
而統宏綱外總司而平庶政雷厲風飛皇猷攸塞因
自謂曰彈貢禹之冠捧毛義之檄茲非其時乎遂乃

應東魯之辟忝賓僚之末席不暇煖而簡書之召已
飛馳于汶水之上矣伏自俟命以來倉皇失措不知
所以自通知于閣下尚賴往者知遇之故拜下風接
清燕藉手尺書俯憐鴛鈿以致剪拂顧盼俾之長鳴
而增倍價是遇知于閣下者但不偶然矣伏惟閣下剛
健文明練達政体扶漢日則洗光咸池分蘭省則坐
鎮俗雅忠結主知學為世用承思綸于夜半洞律管
于天心而復闢其經綸之業大有高于天下者不得
不為閣下頌之昔房喬善斷而如晦失之以謨姚崇
應變而宋璟守之以文四賢者雖所行不同全歸于
正故相須以成伴無悔事今閣下極推讓規隨之度
收清寧畫一之功誠漢室之蕭曹聖朝之房杜也然念

朝廷日遠天下之事盡在中書中書之權寔在二三
執政今閣下繫國安危為世輕重進退百官號令天
下所謂仕進之煙霄一世之龍門也尚何驥尾青雲
之比擬哉天下之士欲掇青紫招名聲者捨閣下而
將歸乎如憚之心非敢必其自遠方而來以黔駟之
技名聯仕版身造蘭臺投書宰相遂韓愈早達之心
擁帚侯門要魏勃見知之遇既聞達于諸侯歸顯揚
于閭里正以千里一召寵幸過矣是則足以晚布衣
之賤刷無聞之耻而抱一壺千金之貴也尚何富貴
之心之有哉伏願明明在上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
得益章無疆之休與世共之而憚也處畝畝之中樂
堯之道辟編戶之役為太平之民守先人之弊廬甘

考鼎之饘粥亦足以餬口而蔽風雨矣不然登西山而追伯夷之風游東魯而觀洙泗之教豈得不謂由煙霄而附青雲自閣下而攀驥尾顯名當時施于後世者哉觸犯尊不勝惶恐之至

上元仲一書記書

正月十四日王憚頓首再拜白蓋聞居天下有二道焉出與處而已伏惟書記上人聰明特達居天下至靜之中窮聖學大衍之道積有年矣回視斯世若不足玩至于或出或處安往而不可哉第所可惜者時也朝廷嚮明而治聖王順應而行圖回天功混一區宇網羅英俊片善俾舉彼聞風興起者雖山澤之藹莠布衣之賤士思砥節礪行竭力悉智願仰副

上之好賢樂善之實焉若曰薦舉不私用養得所其職在于賓師之賢遇知至上之人朝夕引翼一歸于正俾賢者進而肖者退此天下重事而治亂之所係也故傳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又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言世顯之士能如是也嗚呼何君不聖何王不明必得聰明至靜之士見微知著臨事不惑斷于中而察于外夫然後可得非常之士而能建莫大之功當令之時可以與權者舍上一二輩其孰與哉若僕也蟬蠹書史兀坐窮年咕畢之外百事不鮮邇來二十有八年矣傳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僕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嘆息內增愧赧噫自治不勇而喋喋于左右者何哉蓋僕恨以

荒疏無似不能卓然自表于世而上人遭際乃爾君臣之義既不可廢今日之出可謂千載一時也伏惟書記上人藉有爲之資乘可致之勢出則為王者之師處則不失高尚其事若僕所謂可惜者如是而已矣但未知生民幸不幸耳西狩尚遙想當遠去略布鄙懷惟上人其圖之憚載拜

檄李秀才士觀取湖明文集書

前六月五日嘿齋主人頓首白余家舊藏靖節文集一編蓋王掾濟川之所錄也此本自入王氏不復備翻閱有年矣今吾子所秘于篋者寔出弊家所藏之舊本數欲一觀吾子愕然以無有力辭余且謂誠然而止夫何天誘其衷手足悞敗云此集我家寔有之

蓋次兄手所錄也不知吾子前日之拒之辭誠何心哉且靖節之詩正如清風明月四時何嘗闕焉既非秘異世得莫間之書一旦講張自欺其心又欺其友抑不知吾子誠意之學尚友之義果安在哉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望吾子無以前日之辭為愧不致有抵壁投珠之舉復惠然許諾以修舊好是吾黨中改過自新之友豈不快哉如其不然而存此心是吾子終絕于長者也吾且將長驅問罪以圖進取之計不知吾子將何所逃罪焉縱吾子限以學海峻以文府堅以詩壘整筆陣以前與吾義師抗正煩腰間之箭重射魯連之書也若曰堅守力盡乃降謝罪于轅門之下將唯命是聽伴介忠胄信之士干

仁樽義之師盡取所有稠載而歸以貽執事羞固非所願也惟吾子詳擇焉嘿齋主人頌首白

荅周南樂書

暉再拜白來書承免以割愛致壽為喻雅意甚佳然僕近六旬以來老病相仍百念灰冷何止此一事爾至云情之過差似未相悉也且老妻推自結髮迄今與相生活者四十餘年內助之力既勤孔多一旦決去即漠然若無所係豈人情也哉故非夫之慟有不期然而然者如足下所喻是耄嗟者既非鼓缶者為是恐三極之間人倫大致造端之理未易可輕也兼聖人垂世以近情為貴靜言為章殆以無情者為高而者及者亦未為下也無乃泛應不相關之論哉此說一

行又侶夫足下平日于岳老嫂處樂爾之懷絕貌然也其如諸餘何相顧偕老方以道業相規之不暇忍辱以風花為貺不幾以當悲而歌哀樂失所乎且風花之愛蓋少年忘念不圖吾友老大尚未厭歡情之所鍾果多焉臨帋信筆不覺喋喋如此幸併為之一喜也來索廳事題扁等書不恤拙惡勉為作去未中尚民社自愛暉再拜白

與子初中丞書為喪子慰釋

暉再拜白聞吾友以季子之喪情之所鍾時雖易有未克遽已者切恐重傷天和且緩勿藥之喜欲有陳慰以目疾故敢奉書以寓其說夫事機臨衆得所處為難憂患切身處之者尤不易也何則蓋驗吾平時

存養定力為何如耳死喪固已大矣然有常有變父
之子子以愛為主子之于父以顧養為先傷其愛莫
逆於父送其子雖為戚僅暮畧無弗忍過隆之禮豈
養老送終人子之順事其或失養自天者豈惟不順
是亦門庭之孽也往年甯人程氏喪其佳兒和程氏名
翰明有文哭而過市匪朝伊夕竟以哀而成其生
識者譏之蓋以理哀之情之正以事而哀則情之私
也自今觀之使程氏不死其子而所圖稱遂其後事
蹉跌大有過于天閼之痛者向使程知幾先見何有
于事哀而殞其生者哉乃知禍福倚伏未可以向謀
而得一旦遽失輟以永傷為抱也古之賢者為能為
能以禮制心以義制事處乎中而無不及之差然而

哀之于情固為不細發欲中節聖不吾法吾何所揆
哉昔伯魚之死宣父不以弗忍易事而徒以隆其喪
有以見適于中而不敢越也然哭子淵從者曰子慟
矣茲蓋痛其道無所屬也子者一己之至情道者天
下後世之所公共也故于仲由發無已之責在子鯉
有過甚之喜又傳曰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巨室之所
慕一國慕之古人當其無可奈何則安之念夫一身
之重而以衆人之所視而慕者為慮其于私憂故有
不遑專郵者兼盛衰吉凶循環迭至吾之定力正在
順受而已况氣之為孽理之不順者我嘗以子夏喪
子哭而短其明曾子數之以為過後人鑒之以為懲
嗚呼聖門之徒猶未免溺于所愛矧其餘人我要之能截

然剛制納諸中而不失其正有以義割愛而已故延陵季子其牙死于羸博之間袒還三號掩坎而即去曰骨肉歸于土魂氣無不之也意者父子雖天性而脩短亦命也觀其所處儉而有度哀而有節可謂達生死之變酌古今之宜適恩義之中而存後世久遠之慮者矣故孔子嘆其合于禮而賢之此無他能以義制恩也今吾友沉潛剛克明理而達變修其身而齊其家刑于家而達于人者也僕尚何言然一身之重存養之功逆順之理適中之義尤當以延陵之心為心以西河之過為戒而為後來久遠之慮者乃所以望于閣下也惟高明亮之信筆為言不罪踈拙悻再拜白

謝張詹丞書

六月日中議大夫治書侍御史王惲頓首再拜奉書于詹丞相公閣下昔韓昌黎以聲光未白屢用文章投獻知己若于汴則售董公音於徐則撼張公建封在朝廷則取知于宰相度予嘗讀其書想其人何激揚奮發銳于進而希當世之用哉蓋欲遇夫大人君子假其休光餘烈以斯文効用將托于不朽故也惲猥士行役志于簡編者有年于茲緣技之痒時吐辭自喜亦欲効用于世受知于大人君子之門且驗夫平日勉行之素徘徊四顧曾不能遂其知遇之願者亦有年矣側聞閣下以明亮之姿操特達之用推賢薦士持衆美効于上以端官府之望孜孜焉惟恐

片善或遺一士之儀儀而去也功自喜幸今重華
繼明群彥周列茲非求知效用之時邪故奉書上進
斷不自疑竟承閣下不以愚疏見鄙周旋備至俾我
冠而前顯對

麾仗致有西池非常之遇豈惟身都顯異抑為吾道
中外之光其知遇之幸何董張裴晉公之倫可得而
比擬者哉自是而後足跡踵于門墻者數矣未嘗不
顧盼剪拂使之增華當時葵藿微誠瞻焉孰無然不
敢有一毫逆覲上浼左右者以本然之分固在尚何
他覲而自取貪冒無厭之訕乎閣下才識明亮固雖
遠計不忘此時之愚也既而行止靡定淹延茫洋莫知其
然進退維谷之間實有出于無聊賴者不知于已託

是自疏也因不自揆庶藉休煥少寒谷之漂又使遇
知明時之幸庸有以將之也故仲鳴執事有不嫌于
屑屑者况聞省錄不忘又有過于前日顧盼剪拂之
厚叙別之際欲負愧伸感且謝其不敏復恐倉卒共
辭重得罪于左右用是不果于披露也違離以來夙
夜慨嘆至于今而稍違安者何則言不復于後進不
保其往此最君子之所深病在閣下固已融而不畜
而憚也不知量之懔若復往而不答又恐貽自棄自
絕之悔將何以復登中護之堂接君子之清光庶几
不腐之意者乎敢布愚衷惟君侯詳恕之憚再拜白

議

貢舉議

貢舉人林肇自唐虞而法備于周漢興乃用孝廉秀才等科策以經術時務以州郡小限其歲貢之數以賞罰責長吏極其人材之精猶古貢士法也歷魏至於後周中間因時更革固為不一要之不出漢制之舊迨隋始設進士科目試以程文時勢好尚有不得不然者至唐有明經進士等科既明一經復試程文對策中者雖鮮號稱得人至有龍虎將相之目其明經立法敷淺易于取中當時亦不甚重又有設制科以待天下非常之士故前宋易明經為經義其賦義法度嚴備攷較公當至亡金極矣後世有不可廢者然論程文者謂學出剽竊不根經史人士子投牒自售行誼蔑聞廉耻道喪甚非三代貢士之法伏遇

聖天子臨御之初方繼休守文以設科取士為切若止用

先皇帝已定格法與時適宜可舉而行之邁隆前代創為新制可不詳思揣其本末酌古今而用之惟古貢士率從學而出後世不詢經行徒採虛譽因循薦舉狃于私恩不顧公道此最不可者也莫若取唐楊綰宋朱熹等議參而用之可行于今綰之法曰令州郡察其信友孝義而通經學者州府試通經習所業貢于禮部問經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皆通為上第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為中第其論語孝經孟子兼為一經熹之議曰分諸經史如易書詩周禮二戴禮經春秋三傳各為一經將大學中庸論孟分為四科並

附已上大經逐年通試及廷試對策兼用經史對以
已意以明時務得失愚謂為今之計宜先選教官定
以明經史為所習科目以州郡大小限其生徒揀俊
秀無玷污者充負數以生徒負數限歲貢人數期以
歲月使盡修習之道然後州郡官察行改學極其精
當貢于禮部經試經義作一場史試議論作一場題
止于三廷試策兼用經史折以已意以明時務如是
則士無不通之經不習之史進退用舍一出于學既
習古道且萃累世虛文妄舉之弊必收實學適用之
效豈不偉哉外據詩賦二科既久習之者眾亦不宜
驟停經史實學既盛彼自絀矣翰林士王惲謹議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五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六

記

醉經堂記

王子築室于中唐既落成揭之曰醉經客有過而疑
焉曰古之人各其室廬蓋皆砥所欲而傲不逮今吾
子年踰強仕讀書學道積有寒暑方以醉經為志且
平所尊何經所嗜者何學耶予應之曰人孰不飲食
而得其味者或寡矣且天下之事必綦其所嗜而後
得如易牙之別味養叔之治射秋之于奕伯倫之酒
惟其嗜之酷故能造其極而齊其歲者矣矧五經者聖
人之成法生民之大命係焉若夫盡乾坤之變極萬
物之情神鬼之所以幽吉凶消長之所以著使人窮

附已上大經逐年通試及廷試對策兼用經史對以
已意以明時務得失愚謂為今之計宜先選教官定
以明經史為所習科目以州郡大小限其生徒揀俊
秀無玷污者充負數以生徒負數限歲貢人數期以
歲月使盡修習之道然後州郡官察行改學極其精
當貢于禮部經試經義作一場史試議論作一場題
止于出三廷試策兼用經史折以已意以明時務如是
則士無不通之經不習之史進退用舍一出于學既
習古道且萃累世虛文妄舉之弊必收實學適用之
效豈不偉哉外據詩賦二科既久習之者眾亦不宜
驟停經史實學既盛彼自絀矣翰林士王惲謹議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五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六

記

醉經堂記

王子築室于中唐既落成揭之曰醉經客有過而疑
焉曰古之人各其室廬蓋皆砥所欲而傲不逮今吾
子年踰強仕讀書學道積有寒暑方以醉經為志且
平所尊何經所嗜者何學耶予應之曰人孰不飲食
而得其味者或寡矣且天下之事必綦其所嗜而後
得如易牙之別味養叔之治射秋之于奕伯倫之酒
惟其嗜之酷故能造其極而躋其巖者矣矧五經者聖
人之成法生民之大命係焉若夫盡乾坤之變極萬
物之情神鬼之所以幽吉凶消長之所以著使人窮

神知化樂而不憂遯而無悶者易之道也性情之所
發禮義之所當止天地之鬼神感動之草木昆蟲之所
能以區別俾多聞博識益耳目之聰明者詩之教也
五帝之建極三代之受授邦本所以基而固生民所
所以厚而康布在方策示人主以軌範者書之奧也飲
食有節進退有度使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上下
志定而無僭越危亂禍者禮之實也公是非明褒
貶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亂臣賊子之所以懼萬世而
下使大中至正之道網維世教不至于魑魅魍魎者
春秋之法也斯五者天下之達道堯舜以之無為湯
武以之順守周公以之輔相孔孟以之垂教伊尹之
致其君顏子之樂其樂其皆出于此乎然非嗜之酷

資之深守死善道殆未覩其突奧也若予也幼而學
以舉業汨其真壯而仕以其行易所守內之中而以
植其本外欲禮義以制其宜望道而未見歆醜而失
醇所謂清廟之玄酒至道之膏腴時或揚觶一嚼卒
未造乎古人中聖之地故事變之來酬酢倒置鮮中
律節此無他志之不立經之不明故也嗚呼予乎其
將醉于經乎朝而浸六藝之醲郁夕而味百家之異
同然後躡丘臺而望千鍾之聖騁奧府而追百觚之
賢神凝妙理心粹太和浩浩其天淵淵其淵不知我
之醉經經之醉我是則醉經為志不其曠且樂欣重
為敬之曰能者在人不能者在天幼學壯行訂夫學
之正偏道之隆污一聽天之云然彼君子兮盡其性

之所全故無入而不自得焉有河上丈人者出庶幾
知予心之拳拳客曰若子之志似酣且適矣尚何言
哉迺揖而退因書其言于壁不惟志其所欲亦且規
未至者日就月將果能粹于全經者乎時至元丁卯
夏六月中伏日經堂主人王仲謀父記

博望侯廟辯記

頓坊距汲縣東北二十五里川原衍沃泉流交貫蓋蒼
水沈狀至此而後發厥田宜稻與麻平時脩竹彌望
號稱小蘇門按圖誌其地殷墟近郊太行之朝陽也
坊北不百舉武有岡陀際山西來岡首有祠俗相
承云漢博望侯張騫廟侯之塚在焉予讀西漢書騫
自建元中使西域通烏孫而卒塚今在漢中此安得

騫之墓 哉是乃樂史所辯汲縣東北三十里有岡
曰博望上有石墳洎二石表云張騫非也塚乃故原
武典農高府君之神道呼為石柱國者是也然不明
府君何代人而典農魏晉間秩號見晉書何曾傳曾為汲郡典農中郎
將其于郡人有功因屋而祠之昭昭矣今縣治去頓
坊二十里而遙曰五十里者攷之蓋距古汲城而言
也又按唐志書武德六年改共城為共州置博望縣
此亦因岡而為名故土人不究是非直以岡縣名與
騫侯封相同遂指為騫之塚廟何其誤哉至元四年
外叔韓澍來官數以廟辯見囑予因為說曰明則有
禮樂幽則有鬼神幽明雖殊其理固間騫若有靈恐
不能一朝居此且以名亂實者君子惡知守令者民

神之主也一旦有事祠下幣祝交獻明以典農高君
而曰博望張侯吾誰欺欺神乎言且不順而望神之
安靈盼蟹吾未之信也嗚呼正名寔明祀典有司之
事也今侯之為縣首以孚誠感通神明致雨暘之應
以利其鄉人故正茲名寔之不正足以見侯之蒞官
興事不苟云歲丁卯壯陽月夏至后三日郡人王惲記

洄溪記有銘

王子性僻野喜泉石樂之窮老而不厭間歲買田郭
西廣且百畝土瘠而甌史特以溪流回護居水之腹
景氣古澹令人有足愛者且清泉二水近自蘇嶺遠
發黑山至共西南而後合縈帶林野百里而後渡汲
予嘗登丘望遠溪自郭氏林塢徑北流運肘而東指

盡三里而北驚沉沉無聲若白虹西來束田為腹視
兩際為最深惟其崖岿峻曲故淵流紆縵黛瀟膏潯
倒影空碧其或匯而為盤渦澗而為浦淑橫煙漠漠
魚鳥飛沒此溪曲之大率也至若林霏未開披拂縞
練風漪遡行殆縈而轉夕月秋霽瑤琨滿溪流光空
明蕩而復回金支翠旂有來宓妃鷗汎汎而不下舟
搖搖而若維是則淵洄泱泱容態百出澄萬慮駐景
色可喜可觀者也若夫滄淪淵默溪之靈也浸潤原
野溪之德也窳宅蛟鼉溪之神也變態曲折隨物賦
形溪之文也衆壑來會翕欽呷納溪之量也湯湯洋
洋旦夜不息自又溪之無盡藏也豈幽人志士樂而
不饜者良以此歎予以閑寂若為時所遺也日以杖

屨徜徉溪上屏翳翳遠馬牛疏叢惡以潔溪之流屈
無幾溪之神似喜予之主也林壑從而增華雲煙為
之動色臨溪而漁藉草而坐不勞登涉指顧之頃其
溪山之勝魚鳥之樂盡在吾目中矣王子于是醉而
歌起而舞振靈脩之遠駕襲九淵之神竜不知世之
遠我我之遠世將淵潛以自珍也昔柳州謫永易冉
而為愚元結刺道以浯而銘溪今予扳二公之慮錫汝
曰洄溪其誰將不然安知夫溪神不擊節嘆賞喜其
名嘉而寔得時出歌舞以樂其不世之遇也耶銘曰
浩浩川流逝何速兮涓涓石雷時或窮兮水維淵泗
物所鍾兮吾庸名汝亦目容兮汝安吾命尤冲融兮
邑無君子吾遠從兮偈彼鳩獺追神竜兮匪惟自珍

俟吾道之隆兮

殷太師廟重建外門記

廟有外門舊矣金泰和四年節度使孟公鑄易而新
之近代以來廢撤不復者蓋三紀為維
皇朝至元元年郡侯渤海王復命汲縣令葛祐作新
太師之祠奉明詔而緝廢典也越明年春二月神
宇甫完移治令下逮夏五月郡人韓澍來令茲邑真蹟
祠下願瞻臺門未克完具殆無以稱新宮而揭虔敬明
年秋七月乃經始焉順歲成而樂民用也九月初吉告
成厥功輪奐爽塏神游敞然風馬雲車肅焉來臨左林
右泉奕奕動色既而主縣簿高顯洎其屬願以事文諸
廟石遂再拜請書于惓惓曰太師之墓在衛境聖蹟也

按祭秩常祀也自殷迄今二十有餘歲矣神之所以凜然如生血食不絕者豈非忠義之氣粹而為喬嶽融而為列星窮天地亘萬古作大閑為民極故也孔子稱殷有三仁焉蓋至誠惻怛之心其揆一也太師之進諫不
去箕子之法授聖也太師之殺身成仁微子之志存宗也前代以二賢配饗廟庭亦見夫顯異尊崇之禮宜矣然一門之役不可躒全功重嘉令之為縣民安政簡而復致恭敬於明神繼成前功可謂能也已故詳書本末以示來哲至元丁卯秋九月重九日謹記

種柳記

古之人十年種木俟以時而充吾用也然五十不藝樹者謂歲月之不我予也物之易生莫柳若也其自

拱把而合抱特十餘歲耳今年春命家僮斧束城之柳七十有木植諸洄溪上清流溉其根時雨澤其顛甫閱月枝葉扶蘇已復可愛異時材則充家之棟宇之用薪則供吾爨下朝夕之須斧斤以時有不勝其用者矣不然畏日凝風炎風灼野長條美蔭拂堤岸而庇清流使龜魚游泳為牛馬憩息之所亦田家之一快也吾今年四十有二小子其識之且念夫天之生物無匪益於人者人為物靈役萬有而君之亦莫不極焉不知加我數年能有益於物也果何時哉時至元戊辰夏六月洄溪主人記

社壇記

田之置社所從來尚矣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有社

蓋所以神道地而美民報也其制遺而不屋俾之受霜
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社者五土之示田主之所依
也各以方所宜木樹之以表其位夏以松殷以栢周
以栗是也祀以春秋始用祈而終有報也日用甲祭
之常而取其始也配以稷蓋稷為五穀之長且稷非
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
更相載養故也至元三年秋予買田于清水之南墾
斲樹藝且歷歲時得田二百餘畝方之圭潔蓋以倍
徙矣若夫水土之賜莫非君恩軋溢豐凶寔維神
所托焉是不可不明乎本觀衛土所宜惟棠為然故
于舍之西南若干步就其本以為神長著之位春祈
秋報用安以妥嗚呼社禮廢久矣背本趨末者衆矣

古之為民者四各有恒業不相唵雜今三者不坊為
士者獨失所守遑遑載質不相吊于道路者幾何人
斯若予也工商賤事非所宜為以幸為利義之所不
敢出也是則耕而後食藉之為育廩之地誠又性之
所便身之所安爾予一夫耳其能化鄉人乎以為告
朔籛羊使田正有所依而知載養之功德合無疆矣
於是乎書時四年丁卯冬十月也

孔履記

孔子歿十有八百餘歲小子憚獲拜履綦于先進趙
公學舍吁可敬也履之制極古長尺有二寸其圈以絲
藉則以象為之紋作古方花角結駢羅紕絡如畫不
可端倪厥首几几侶圓而方狀若物勾勢欲上達循

口有衣如罽可相掩覆傍綴繩約長約數寸殆用拘
縛以歛口哆環脣之周中貫纆糾疊踵之後辨結方
舒犢鼻穿徹色蒼艾無光棗之織屨者殆弊絲之堅
凝者不変也于是拂拭睇眎起敬起愛恍如升君子
之堂仰高風攀逸駕而聆足音之跼然也若夫履者
禮也吾子所履小人所視况吾夫子踐履之物哉吾儕
小人可不敬而視之且夫子相魯七日誅邾也于兩
觀之下如由賜之徒尚愕然而驚况魯人然視其所
履其詳可得而考也夾谷之會齊以萊公知公孔子
履者而上不盡履者是履也凝然山立兵却魯張其無
巖諸侯之勇可得而見也然後退而閑居徒容中道
與三千之徒翱翔于洙泗之間接武于杏壇之上其

素履之往坦坦幽人 賈可得而觀也俾後之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順而履之者昌捨而違之者亡宜乎
吾夫子萬世之下凝旒被袞履帝位而不疚其道光
明者焉嗚呼當崇奉者聖人之功也當踐履者聖人
之跡也苟知其功而不踐其迹與嗜古物為耳目之
玩者等矣是誠不可不知其所當履也中統三年夏
五月同宣撫徐世隆都司劉郁幽陵張著觀汲郡王
惲拜手稽首而為之記

殷少師比干廟肇祀記

總管趙郡陳公治衛之明年政乎訟理一日謂僚佐
曰太師比干之神古今之盛烈也以視事之初未遑
致祭為守臣者是殆闕如况在 明詔又當夤奉神

不于其祭吾烏乎用吾祭噫斯典之廢久矣禮失而野當以義起且曰時以秋為金五行以金為義而太師之徽烈忠剛毅蓋與秋律一也今以秋令祀之庶幾氣可應而神未格也僉曰俞公于是擇穀旦謹齋沐得秋九月十有四日戊戌夜漏下四十刻公乃延郡之賓友府之幕屬畢集于祠下質明公歛衽以入乃即厥事鼓鐘既陳賓從就列籩豆靜嘉牲醪香脂奠獻禮成冷風穆然忻忻康樂神具醉飽從祀者九十有九人對越靈威精魂動盪殆肅如也既闔戶賓主序位主人示曠度略苛禮敬管交奏饜飲神貺公乃詠擬騷之九誦賦伐木之卒章洗爵揚觶以極歡暢顧謂坐客曰祀以秋期肇自于是可乎客乃聞而贊

之為之歌曰沉寥兮九秋神粹兮一氣百卉兮具腓貞松兮勁厲來雲兮度帶迴風兮滿旆坎坎兮躑躑人神兮具醉雨暘兮時若神賜兮屢歲爰祀兮清商自公兮無替宴既終賓主揖而退繹之明夜大雨信宿乃止咸曰時雨之應豈非公之至誠所感耶公以謙撝自牧乃謝不敏曰適雨與會予何德以致之既而府從事李端告予曰公自下車跡其善政有不可揜焉者其于事神治人可謂備矣宜文諸廟石以旌厥美衛人王憚偉其言而嘉之于是乎記至元丁卯冬十月也

楊氏塑馬記

至元二年春三月運副楊君祝香濟瀆道宿承恩夢

人驅乘馬而西寤而異之及投誠流海出紵衣以賜
因默祝曰幽靈如此當復來以答神貺越翼日馬無
病而斃即火之俾授陰策明年春再走祠下追念驥
德與相之權竒有足見于土木而聳陰馭之儀者迺
命工塑設于庭之右驥首振鬣勢殆躍如既而楊再
拜請記于予予謂清濟在天地間一水耳唯其不常
流亂涉河溢榮沈淤地中獨達于海故曰清此濟之
之所以神也祭秩視諸侯有國者祀之近代來歲時
香火奔走百郡世之人豈以靈淵賦歛變幻百出能
警動人耳目以為瀆不測之神耶夫神聰明正直者
恐不爾必矣且揚君誠心所貫發于夢夢之所得見
于行事其于敬恭篤信聽于神而不疑者也然心即

神也神即心也吾恐方正靈明之地即天地百神之
主而吉凶禍福不由乎已而由神乎哉昔昌黎公碑
羅池神筆李儀醉踏廟下以為靈尚何怪于此哉至
元丁卯秋七月日記

遊玉泉山記

玉泉附都之名山也予十年間三走居庸以事梗未
遑一遊有顧揖雲奎而已至元七年四月廿一日與
憲臺諸公出錢高劉二侍御于高粱河上客既去相
並騎且話且前舉目瞻佇已次甕山因共為玉泉之
遊于是轉崗陵過碾莊望西南林壑盡霏空翠襟襟
之之淋漓也遂舍騎而步歷佛閣觀檻泉偃靈鰲
之 騫玉泉之 命童子以銀盃挹水于石鯨

清冷 三

于是 雲蘿轉山腹不百
平湖 人有撐舟昆明之
而 入 華石洞二子
大 所歡充然有

所得

凝空清和扇物

雲

春山之詩離歌宮

之曲

知之 官日之在山也歌曰昔人作宮兮

重局靡

兮登故基 有苗兮漁有磯鳥

飛鷗

同一 華一去 落暉山 良是兮

是非感今懷

人 我 胡為兮 栖栖滄

浪水清兮濯冠

去 意于得

意于登賞遂

成茲遊至有心于成約與造物遊于一日之內而償
窮年之勞不為事奪風雨妨者殆無幾耳予然後知
天下之事任術以去取適意于成全者皆以小智自
私則失自然之理也可勝嘆哉同遊者凡六人范陽
李公弼秦臺楊子秀郵城韓君美洹水梁幹臣太原
温次霄汲郡王仲謀期不至也饒陽高瑞卿涑水邢
良輔錢不及者固安王輔之相州馬才卿

游霖落山記

州西北四十里有山曰霖落寺曰香泉者初自寺庄
入山門約行六七里峰回路轉得古浮圖亭亭出香
霄間青嶂回抱真畫罔也望東北諸峰頂磨蒼穹足
注絕壑山之椒萬石林立極太湖奇特之狀半空磊

落勢若飛來蒼官老栢儼侍上下雲煙空翠顧揖不暇即霖落山也行百餘步徑漸峽束石聲確不能騎青鞋竹杖推挽以進還自絕澗底涉西磴道入寺殿廢基枕巔崖上東西二佛龕歲月崢嶸皆開元間物也南瞰哀壑心魄為動王子與客循東崖而下抵霖落山足仰看青壁斗絕如削今謂之捨身崖者是也少憇轉而東北升石磴攀蘿躡薜度滴乳古巖再折而抵華嚴壁下壁磨崖為之作隸書刻華嚴部特精緻可觀字約萬數木客誕誇時出光怪中鑿巨龕古佛護以龍象其香泉自經洞石罅中流出穿雲雷石復從乳巘半腹下瀉作瀑布流飛濺叢石間珠跳玉迸頃刻百斛山藉以潤寺碑以清也西崖對峙老色積

鐵怪石出榭樹間踽踽孳孳相搏望之愕然而恐野人指予而告曰此獅子岫也其西北一峯天成如臺石徑作梯盤屈而上若雌霓掛樹連未卷收即寺之眺月臺也寺故址山中相傳昔魏安王起雪宮於此故宋人石刻皆引魏離宮故事有崎嶇一逕入禪扉魏主離宮在翠微之鉤盛時殿閣極侈今祇稠禪師一殿巋然獨存所恨薄暮不獲陟連雲絕頂放曠遠日以盡諸山之勝令人仰視飄然有整翮凌雲之志既而林風振壑寒日下山蒼然暮色自遠而至猿鳴兕叫凜不可留遂自南山半腰歷薜磴俯若岸盤馬謔轡而還回顧寺塔暝塗四合無復所見但覺西山真氣清潤雄秀溢我心目襟袂以之淋漓詩脾

為之清壯也夫游覽細事也功名之士有所不取然
謝傅之放情丘壑羊公之興懷岵首二賢者其功業
豈下于人哉要之高人勝士不無瀟洒出塵之想闌
闌塵俗觸眼可惡時于山川風烟勝處垂索而往因
載而歸俾廓落之懷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
吾向之未始遊焉如何若曰功名顯赫如二公而後
可噫高天厚地須富貴何時邪癸亥冬十二月望日
記

新井記有銘

水之滋人至矣予城居三十年口衆而無井亦一古
也蓋飲食酒茗之用日不暇數十斛率以僕奴遠汲
取足誠可憫也中統四年夏六月朔召井工鑿井於

舍南隙地告成于是月上旬之戊午凡用錢布四千
五百役傭三十六甃甃三千二百其深四尋有一尺
既汲米食冽而多泉味之良餘井若也且夫汲之為
郡一啜會也吾聞生聚繁夥之地水率鹹苦井而得
美泉者百不一二數何則腐穢滲漉之餘故也予生
也多疾鹹苦之味尤所禁忌今新泉若是而且列天
其或者湔浣我心肺滌濯我五臟沛然助往來往生
之資而供無窮之用也是宜銘銘曰
四洋季夏日戊午鑿井得泉甘勝乳古云飲之疾可
愈朝來汲引已堪觀金沙離離流百股一泓寒碧蒼
烟吐黑知滂濼滌水府劇郡之水率斥鹹此泉扶衰
殆天與我嬰重潔縞修組尚餘耒耜者無窮數

登觀雀樓記

予少從進士泌陽趙府君學先生河中人故兒時得聞此州樓觀雄天下而觀雀者尤為之中及讀唐李虞部暢諸王之煥等詩壯其藻思令人飄飄然有整翻凌雲之想擬一登而未能也至元壬申春三月由御史裏行來官晉府因竊喜幸曰蒲為屬郡且判府職固廳幕而開掌有額務國制判官典郵傳季得乘駟檢劾稽緩西南河關勝槩固形于夢寐中矣其歲冬十一月戊寅奉堂移偕未佞按事此州遂獲登故基徙倚盤礴情送雲上于是俯洪河而太華揖首陽雖傑觀委地昔人已非而河山之偉風壘之勝不殊於往古矣于是詠採薇之歌有懷舜德起臨河之

嘆而思禹功坐客顧笑舉酒相屬何其思之深而樂之多也噫昔韓吏部欲造登南台閣者屢矣至于刺潮移袁濱潭卒莫之遂秘獲載名其上列三王之次今雖整適盡夙昔登臨之美而不觀壞備蔽業之觀迺知勝賞有數樂事不可并也偕來者古肥戴剛柔克隆陽馬昉德昌營州張思誠誠叔子翁儒侍行是歲陽復後一日承直郎汲郡王暉仲謀甫記

平陽府新條星亢漏記

經漏之法蓋所以司天地之朝昏倣官民之動息郡邑皆置之遵古制也平陽府治舊有漏設臺門上自近代來名存器亡其鐘鼓而已視事初思有以更張之遂得遺法所謂木漏星亢者也其制為夾屏高幾

尋廣則半之中布教道七折用棘作凡彈如凡六十
數以循環六千分晝夜百刻之度又按中星制十二
圖定日月寒暑消長遲速之候注凡為分積分取點
積點成刻均平五更定為成式至元十年春二月丁
未新漏告成法簡而易知理明而度應信乎可恒用
而不息者也噫君子之為政自一己而達之物因物
而取信于民茲漏之設苟不自信而勤于政豈惟伊
漏之愧將何以化齊民哉爰作箴以自警其辭曰
在昔上古挈壺有職堯水懷山欽若星歷繫爾經漏
亦政令所棘不夙則暮非時動息今也具成官民收
則彼寧不勤政荒業隳焉吁有官率先是思

太平縣宣聖廟重建賢廊記

二帝三王之道逮孔子而後明然師授私泚傳之後
世俾彝倫攸叙而不斁者七十子有力為是則配侍
於聖人也宜矣太平晉國故封今為絳之劇邑襟山
帶河衝會南北故其俗率勤儉剛義憂深思遠有陶
唐之遺風焉為縣者必欲明倫漢古吾夫子之教其
可後乎縣有廟學 國朝以來具法宮而虛而序春
秋奠獻自侯已降位設牖下其于典憲是始闕然至
元八年夏進義副尉平徭任興嗣來主縣簿覩其如
是慨焉興感乃祇會教官張鑄孫某暨邑之士人相
與庀材僦工經營以方凡為室東西各五楹翬飛翼
棘與焉維新遂圖七十子肖像于壁元哲當座素臣
儼如載尊載儀咸列斯宮吁其偉哉以至元癸酉秋

八月行禘米之禮用安神棲邦人向化士興于學若
任君者其于承宣之職可謂知所先務矣爰作詩以
歌之其辭曰
元聖垂教先天後終用廣發越群賢之功於赫魯語
如日在空建極明治萬古是崇宜其報禮極熾而降
奕奕兩序厥功固微小善固棄大焉可希刻詩廟門
來者庶幾

澤州新脩天井閣夫子廟記

舜澤南逕太行左腹百里而遙走懷洛道也當天井
開衝有殿屋巍然高出林表曰夫子廟廟之建莫所
所從來歲年滋久物不能終壯故脊圯瓦裂榑墜椽
傾障蓋日䟽風雨收斂及于壞行人過客朝頓夕

處車隱戶間火燧柱下燻醫燕躡惡不可睨孰謂神
能一朝而安于此乎莫瀆慢此若某以至元九年夏
四月調官平陽道出祠下愕眙嗟咨詎可下墜教基
俾守土者太貽神羞吾儒安是不受其責于是屬州
尹皇甫琰以營 圖越明年冬十月乃經始為完固
益新克壯于昔而復繚周垣建崇門固高鑄既治既
除神宇肅敬又明年春正月州判官張漢來告迄功
且致尹意求予文以記之曰祠雖新葺而稍固不足
為成功然轍跡事不辨諸廟石無以警山曠野俗若
載之可以誣傳誣伊明府有以述之嗚呼惟夫子之
道本原于天天理出于人心固有周衰王者迹熄耶
說暴行又作天以禹湯文武周公堯舜之道恐遂湮

微人不能聲臭諄諄下誨于人故誕生元聖祖述憲
章振鐸下土于是觀周如陳聘楚轍環于齊魯宋衛
之郊蓋將以明 倫建極復其固有之天俾君臣義
父子恩夫婦朋友信長幼序天地萬物位育而已
其道則禮樂刑政其文則詩書易春秋如水火菽粟
日用而不可離非有誕謾詭異難行不經之事萬世
而下順而獲之者昌逆而違之者亡論夫神化無方
之妙復有大于此 欤又何俟草間之鼠石上之轍
警流俗而駭衆目者哉然按世家孔子將西見簡子
于晉聞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吾之不濟命也
今澤寔晉之東鄙廟之設豈非出于人心景慕 信
瞻天就日有不可廢焉者先賢因之以神道設教

明夫聖道溥博無所往而不在彌六合而滿坑谷也
故并及之尚耒耜者無惑片諱琰字國瑞姓皇甫氏潞
之襄垣人賢而有文爲政勤而體練密聲藉甚于時
十一年歲在甲戌正月既望承直郎平陽路總官府
判官汝郡王惲謹記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六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七

平陽府重修道

三晉之地表山帶河風土

者侯

小者卿采園檄二十餘里自前代來視諸道為上游
平陽寔治理所在故府署之制 崇壯麗勢壓
不爾與山川形勝莫相長雄道愛堂今府治之前
事其東西廣十有五尋南北 一

辛丑都監郡薛閣公因故基 創為當至元十一年

甲戌歲蓋三十有載矣歲月既墳土木弛解

侏儒就弱西驚夏沉氣湮鬱 不時

脫落殆不能視 顛撐危 上

冬官考工悉許公節 於是憑寬如 相前增崇



之腐 撓敗者蓋 軌之破裂者

之折者與夫吏舍臺門狼藉

之然山 大 瞻重門洞 盡城之南北 望

衡玄 居六曹執事登降

公式治于中從容委 之隆

於治以一 之用

宣于斯 審于斯

不 勤官

之戒凜

取學

即

人之意也

府判官西衛王惲謹記

平陽路景行里新修岱嶽行祠記

岱宗東方之鎮山有國者得以旅焉祭典下哀世以
神司命萬類死生禍福幽明會歸故所在駿奔奉
祀惟恐居後去之遠者其敬篤祀之肅者祠愈崇蓋
其風俗使然溲何怪焉平陽故族張士信等信之篤
事之尤謹者也常以匪貌而廟之不足妥靈揭爰牖
人于善也于是傾貲擇勝得東南取景行里爽塏之
地甚延奠其神觀焉寔經始于歲之三月辛卯
于至元之戊辰凡締屋幾三十楹前殿後寢兩廡
翼中設冥府諸像曰昭惠君蒿里相祈嗣位五重
直殿圍變相擁衛環列罔不畢備巍巍煌煌帝居

光俾觀者起敬如畏知所勸戒善油然而生于衷洋
洋焉對越靈威如在其左右也下至作樂有亭省牲
有備便戶鑿乎西臺門敞其南槩瞻餘祠號稱整肅
吁勤亦至矣一日來丐文于予將紀其興建本末洎
信助者之名氏永昭于後因畧為論述之嗚呼古人
以神道設教今也作新祠宇為事理雖殊而勢有固
然者自禮義亡而世教不明于下一鄉之士秉彝心
而私泚人者不爾則弗克悟陋民而儆薄俗是則後
人之意也欣然神也者聰明正直福善禍淫乃其職
耳奉之者歲時儀獻能齋莊沐潔遠惡遷善可薦而
不為神羞吾知夫朋酒饗而獲簡穰之祉矣不然慊
負中積象恭于神雖鐸之以鐘鼓之音腆之以牲幣

之禮芳菲滿堂三獻具舉神將厭而不顧尚何福之
有哉幸來者詳持書之意庶乎其遠黷矣十有二年
春二月平陽路總管府判官汲郡王惲謹記

絳州正平縣新開溥潤渠記

至元改號之六載 詔立大司農司其品秩僚屬特
與兩府埒蓋以農桑大本滋殖元元莫斯為重故崇
職 掌開藉田以率先天下外建行司曰使而副歲
時巡視青郡縣長吏條綱甚悉考其成績而明殿最
凡先農之遺功陂澤之伏利崇山翳野前人所未盡
者靡不興舉東雍之地厥土赤殖墳雖潤蓄兩河島
則腴而亢下者鹵而瘠時雨稍愆歲功不稔州尹馬
君憲之遂按行川浸思有以濟其艱而敬承

天子之明詔曰澮吾所用也于是度原隰順水勢距郡治東南三十里曰楊程御澮入汾所至橫截水衝捷石為堰者三袤可六十步武穿崖壑阜激之北驚波神委蛇來就束帶郭門而西注汾其間長溝通洫蔓引枝分溉田度二千餘畝水性濁滓流惡溢狀於田甚宜業已波及獲可畝一鍾比役工若干計未周歲而渠事告成蓋君以規度有方衆樂其溥博之施也蓋自始迄終曾不告勞絳下老人相與材公為之感公之勤欽 明命霈利澤終以寔惠及民懇予文以記之予嘗有事鼓溪之神登高望遠觀隋令梁引用鼓水分溉田疇幾絳之西北却于今蒙被其水有餘 而河為限 之

曠思以一杯沃枯槁而不可泔嗚呼何跬步相望而有苦樂之間哉今馬君銳興茲役出衆慮之所不及行前世所未行伴汾左之田溥合膏潤仁民之功其利溥哉百載而下將見府君與梁公並祀而同談者矣董其役者寔縣尹趙某簿王某能事其事而不負所責勤亦至矣故并及之且採民謠而為之歌歌曰新渠成汾之澮我溉田流鹵瀉公雖勅民獲所昔也豐穰獲幾許今縱旱曠決渠雨甌窶滿篝公所與公惠我芳毋速去戒報公兮烏所覩刻石河濱照千古

遊王官谷記

山之與水相胥而後勝山非水則石悴而雲枯水非山則勢夷而氣泊二者雖具得其人而後名中條山

王官谷其萃美之尤者也山闕首河曲連亘北驚為
雷首為栖巖為萬回運肘而東為五老又東而得王
官谷谷漢故壘名有唐司空表聖之別業至今遺像
休休亭在焉至元甲戌夏六月予以檢括牧田會蒲
已而奔命珣瑕取道于虞王官諸峰指顧東邁後八
日因恙小休暑雨向霽遐想風壺情逸雲上遂幡然
來游始自固氏西南行約四五里抵山門歷磴平進
無顛頓堆挽之勞不百許步已入山堂隩中矣其巖
而曲深而容垂羅灌木盤石美蔭草香而土肥環峰
疊嶂碧壺瑤甕濃淡霏露內曠而外掩無推過佛鬱
之氣蓋谷田中高狀作層陞勢相覆疊耐辱所謂上
下方者是也東西兩山曰壺門夕陽青壁矗立
絕

如削中峯曰天柱秀拔特起如鼇鼻壑空高齧雲表
不與衆峯聯絡真奇觀也峰半有石曰突然落鶴臺
又西有石拱立曰斐人左右斷崖水作瀑流下瀉如
仙人解佩天紳未收西則泉脈出縮以乾溢為度東
則飛灑噴薄陰壑恒雨砰岨激石下注幽壑是謂貽
溪者是也山藉以潤人仰以清物滋以榮也王子于
是歛衽薦茗謁司空祠下退觀休亭諸詩既高公之
名節且詫谷之深秀也青鞋竹杖扶掖上征抵天柱
峯足望東崑瀑布礮礮三詔亭下因留宿焉時月出
山豁萬籟沉寂涼路洗空失暑所在青嶂瑤光非復
塵世其東溪水聲如遠鼓澹淵引動林壑顧謂兒子
孺曰此山林張樂喜其來而作予氣也深夜久聞毛

髮森豎山人李珣出司空一鳴集相與披讀于露晞
風簷之際顧瞻林影如見須眉乃酌水再酌乞靈于
公詠休休之歌思考樂之樂安得黃金買堪乘之鶴
追仙游于窠廓也邪不然搖江山之筆吸撐霆之氣
貯濯詩脾以增益其未至庶幾列王駕李生之次其
亦所願也日既昃徘徊久之出山林霏煙翠漠然四
合回望谷口無復所見庚伏中旬后三日共溪雲隱
記

待旦軒記

至元壬申歲予自御史調官平陽高私居之軒曰待
旦蓋所以礪厥志而儆不逮也矧河東列城五十棋
布相望大府寔根本所在而風俗係焉國制張官五廳幕

例下僚位東西與別駕高至扶筆剖斷一定于上官
僚若無所事及占署牘尾無細大通得可否之是則
泣雖下所責亦不輕第以品位有崇卑材術有優劣
得其人則分安而政舉非其材則身孰而自舉自惟
氣質疎散心雖勉強撫字無方故就列以來朝夕惕
厲如恐弗勝當其夜漏將盡晨鷄始興矍越與激即
夫清明假寐之際得無深思者乎其于澤川流何宣
布焉而庠序燭興何中重焉綱維末振何主張焉風
俗未醇何肅清焉吏泝務禁何理亂焉訟繁獄滯何
簡郵焉屬邑不共何先率焉賢才在下曷薦揚焉靜
言念之有公以虔心勤以集事耳噫周公聖臣也負
展履藉以當家宰之位至于思兼三王而施四事坐